

生活浪花

烘笼燃烧的岁月

小时候的冬天，寒冷而漫长。凛冽的北风呼呼地吹着，鹅毛大雪一场接一场地下，堰塘里的冰块厚得能溜冰。那时候，没有热水袋、取暖器，更没有空调和暖气，唯一能取暖的就是烘笼。一到冬天，村里的老人们几乎人手一个烘笼，成为儿时一道独有的风景。

记忆中的烘笼是陶质制品，经过挖泥、和泥、制坯、印花、阴干、装窑、烧窑等一系列工艺烧制而成。烘笼的外形很简单，下半部是一个小瓦罐，用来装炭火；上半部是一个弯曲的提手，便于提携。也有些烘笼，表面上多了层釉，雕上花、草、狗、猫等各种纹饰，光鲜好看。

“十月天寒穿袄子，冬月数九烘笼子。”在那个寒冷的年代，烘笼是每家取暖的必需品。我家也有一大一小两个烘笼，老老少少轮流取暖。记得有一回，我拎起刚放炭火的烘笼，火太大提手太烫，手一松烘笼掉在地上打破了，我吓得大哭，母亲笑着安慰我没事。她将蒸熟的红薯捣烂，糊在漂亮的碎布片上，把碎布片一层一层地贴在烘笼上粘牢，破了的烘笼不仅能继续使用，而且变得漂亮亮亮与众不同；后来烘笼又被我打破了，裂纹

变得又大又长，父亲也是没责怪我，他小心翼翼地用裂口两边钻几组对称的小孔，用细铁丝穿起来，再加几道铁丝圈儿轻轻捆住。两个烘笼就这样被节俭又聪明的父母用了十几年。

烘笼最大的用途是取暖，用的材料是樟炭。那些个雾气重重的寒冬，母亲总会早早起床，用劈好的柴、干了的树兜、长长的苞谷芯当燃料烧水煮饭。饭好了，一些没有充分燃烧的柴火就变成了樟炭。这时候，母亲拿来两个烘笼，用锯末子或棉花壳垫底，用铲子把闪着星星点点红光的细碎炭装进烘笼，再选两三块烧得旺旺的厚实又大的樟炭压上去，用脚把樟炭踩实踩紧，在上面盖上点热灰，一个取暖的烘笼就装好了。

母亲轻声地唤着七十多岁的外婆和幼小的我们起床，把烧得旺旺的大烘笼递给外婆，把小点的烘笼递给姐姐。姐姐招呼我们洗漱好去暖手，红红的炭火带着母亲无言的疼爱立刻温暖了我们冰凉的小手。外婆呢，常常会围着一圈很长的土蓝布围腰，用围腰宽大的下摆盖住烘笼，提着烘笼暖手，再将烘笼置于板凳下烤着她的一双裹过的小脚。待手脚

都暖和点了，才用颤抖的手接过母亲递来的早饭慢慢地吃着。瘦弱的外婆常常自言自语：“还是烘笼好啊，没有这点炭火，我怕熬不过这个冬啊！”在母亲一年又一年的操劳中，在一大一小烘笼暖暖的火光中，外婆安详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，我们也从童年暖暖地走进了少年。

烘笼除了取暖外，还可以烤鞋子、袜子、衣服。那时候的雪下得又大又猛，淘气的我们总也坐不住，在雪地里打雪仗、扔雪球，玩得满头大汗忘乎所以。曲终人散后才发现手工棉鞋湿了，裤子也打湿了半截。回到家，妈妈一边责怪着我们，一边用竹棍扒开烘笼上的浮灰，露出烘笼中红红的火星，为我们烤鞋烤衣。一会儿鞋子衣服就冒出了白色的烟。夜深了，妈妈也会把烘笼放床上烤被窝，我和妹妹把脚贴在烘笼上，整个被窝里暖暖和和的，那种滋味真的很温暖。

那时我们的作业不像现在的学生这么多，乡下也不像城里可以去图书馆看书，百无聊赖的我们总喜欢围着大人们闹，围着爷爷奶奶的烘笼转。大人们高兴时，也会丢点东西进去烤。花生呀，黄豆呀，蚕豆呀，玉米呀，只

冯学琴

据说只有随州的土地才能长出叶子上起泡泡的青菜，这种泡泡青在霜降过后尤为好吃，隆冬时节，在外地工作的随州人听说家乡人要去探望，往往不忘叮嘱一句：把泡泡青捎一包来。

因为好吃，有人就想把菜籽带到异地去种，可长出的青菜要么叶子上不起泡，要么味道不咋样。因人随物，这泡泡青的脾气就跟随州人一样倔强。

小时候家里穷，一年四季吃不上一顿肉。大年三十桌上好不容易见到一盘肉，大人们却一个劲儿劝孩子们吃这泡泡青，说吃了泡泡青来年就“清浩”。“清浩”是随州的方言，在这里专指健康的意思。可我们还是想吃那盘肉。

如今生活好了，顿顿有肉吃，吃出了“三高”来。回山里走亲访友，对方一个劲儿劝我们吃肉，我们的筷子却总是往那盘泡泡青里夹。

随州人恋家是出了名的，常常在外兜了一转又回来了，有人不解：随州有什么好？这么巴心巴肝地想回去。回答往往是这样的：我

我的一位战友，在北京当兵二十多年，官至正团，军衔上校，后来又转业在北京工作，买了三室一厅的房子，只是房子太高，在第二十三层，顶层，半天云里。战友极为孝顺，母亲过世后，就接年迈的父亲到大城市和他一起住。老父亲临走时兴高采烈，逢人便炫耀说自己要去大城市。

可没住上三天就憋得慌，成日里，老父就蜗居在那百十平米的房间里，儿子媳妇上班，孙子上学走了之后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成天在家里看电视，看着看着就厌了，头晕眼花。于是满屋里去寻儿子读过的书，寻出几本来。但老人家只进过“扫盲班”，识不得几个字，第一行就有几个字不认得。于是一个人下楼去，逮个人就想聊天，说的是随州方言，对方一句没听懂。

出了小区大门，看着周围车水马龙，大步不敢迈，生怕把自己走丢了回不来。老父就向儿子要手机。儿子不解，问父亲要手机干嘛？老父也不解释，就要。儿子拿出旧手机，又买了张卡交给父亲。老人揣着手机就出了门。儿子下班找到他时，老人正站在马路中央，身前身后都是川流不息的车流。回家途中免不了遭到儿子的数落，说街上车这么多，撞着了咋办？该多危险。

老父想着老家青山绿水，日子多悠闲自在，左邻右舍人来人往多热闹，就坚持要回去。儿子不解，说回去你一个人还得自己做饭，病了身边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，你在这儿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老父摇摇头，连说你不懂。于是住着住着就病了，开始是儿子陪着上医院，后来就走不动了，只得住在医院里。再后来就浑身浮肿，生命垂危！父亲对儿子说，把我送回随州去，我要死在老屋里。儿子一边送父亲回家，一边张罗后事。亲戚六眷听说老人回来了，就一个接着一个来看望。儿子把父亲搬到门口太阳里，老人跟亲戚们聊着天，聊着聊着身子骨就硬朗起来，能站起来走动了。再后来就能烧火做饭，上山捡柴。一个月后，老父亲并没有死，而是奇迹般地痊愈了。

临近年关，儿子回老家看望父亲，席间连说这泡泡青好吃，并执意要带些菜籽到城里去种，说他在楼顶上运了些土和肥料，种上，明年就可以吃上泡泡青了。父亲说你那里没有适合泡泡青生长的土壤。儿子不信这个邪，父亲只得起身去拿菜籽，却怎么也找不着。儿子调侃道：难道一句话就吓跑了不成？父亲接着说，你要是再把我接到城里去，我也会吓跑的。

家在随州

泡泡青

蔡秀词

心灵花园

梅珊

寿山月

我的家乡位于寿山脚下的广水市陈巷镇团兴村，那是诗仙李白千古名篇《静夜思》的诞生地。

2016年，爸爸妈妈年纪大了，喜欢恬淡的农村生活，于是从镇中学搬回村里，我每隔一两周都要回家看看。驻足父母门前，仰望时而朦胧、时而清晰的寿山，不禁思绪翻涌。

家乡可谓人杰地灵，有朱元璋“鞭打咒山”传说，山上泉水叮咚，有历史悠久的寿龙寺水库，如一面宝镜静卧山腰。姑娘们出落得聪慧水灵，小伙子们也是勤劳善良。家乡人才辈出，从寿山脚下方圆几里地走出去的，政界有省级干部、军界有空军少将、学界有北大教授、商界有名流大咖，这大概是沾了李白的仙气吧！

家乡民风淳朴。记得小时候，家家户户喂有鸡、猪、牛，人均稻田一亩多、旱地半亩。家庭收入主要来自粮食及家禽家畜的销售。乡亲们农闲时上山砍柴、挖草药，从不肯闲着。无论何时，田野里庄稼茂盛，一派生机，山上牛群结队，村里鸡犬相闻。每家每户房前屋后柴垛高大整齐，有调皮的鸡偶尔把蛋生在柴垛顶，更有甚者，有母鸡过段时间会从草洞里引出一窝小鸡，带给主人无比的惊喜。勤劳的家乡人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，练就一副健康的体魄，很少有“三高”或重大疾病的。

我就读的学校叫寿山中学，一共三个年级六个班级，一个班级四五十名学生。在八九十年代大约十好几年的时间段里，每年考取中专和重点高中的达二十多人，教学质量非常可观，常有镇里及邻镇学生过来借读。优异的教学成绩源自于一批优秀的教师和一位近乎严苛的周姓校长，那时的教师们教书可谓是无心旁骛，他们的责任心很强，连拼音和英语也很过关。相比于同龄人拼音的不标准，我的拼音输入法无比顺畅，就得益于那时老师们的专业。

我的父亲在这所学校教化学，盛传他上课不用课本就知道所讲内容在哪一页。我没有刻意观察他怎么讲课，只记得只要思想不开小差，思维能跟着他在黑板上把化学方程式列出来，结果就了然于胸了，那是一种很愉快的感觉。父亲在此一直教到1998年撤中学改小学才调到镇中学。凡是从此校毕业的学生，无一不是我父亲的学生，他们对学校充满了感恩之心，对我父亲记忆尤深。父亲会毛笔字、二胡、京胡和其它许多乐器，他把自己所写书法作为装饰贴在家里墙壁上，让简朴的农房平添书香之气。可惜我兄弟姐妹四人竟都没有继承到父亲的才艺。

如今的家乡变化巨大。寿山上风力发电机的巨臂随风挥动，宽阔的马路上太阳能路灯亭亭玉立，休闲广场上老老少少正在健身，邻村兴河村的十里桃花浪漫开放，甜蜜的蜜桃销往市里大小超市。城乡差别在缩小，公职人员退休后纷纷回家定居，在外打工经商的人们将旧房改造一新，等将来回家养老。

千年的诗意绽放出新的光彩，随着“中华山盟、月光海誓”旅游新篇的开启，广水正嬗变为一颗美丽的明珠，让我们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和归属感。乡村合作公司的蓬勃发展，更是让老百姓有了底气，基层工作者有了目标。

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，不容每一个人辜负。同一轮月亮，有着不同的意境。张九龄的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，张若虚的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”，苏轼的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……每一轮明月都美轮美奂，但都不及寿山月带给我的亲切与宁静，这诗意滋养的土地、幸福美丽的家园有我童年的记忆、年迈的双亲，每一次奔赴，都是暖心的回忆……



美术作品：冬雪

赵伟作

随州编钟，至尊臻宝，幽曲天籁。礼乐之都，千年绝响，举世无双。史河久寂，一朝梦醒，气贯九州。绕梁音，孜孜不息，众朝鬼神拜。

贺卫东

金声玉振，销魂蚀骨，古韵遗承千载。仰忆曾侯，崇仪宣礼，功显声名盖。匠心惟运，工文善治，历历雅风犹在。策今世，中华崛起，岁不我待！

诗词长廊

随州寄来泡泡青

王成伟

收到一箱 奔赴两千里的墨绿 颜色浓得化不开 忽然而至的记忆也化不开 太多了，太重了 那是一片故地的牵念 是一处校园的旧影 奋笔疾书的痴狂 葡萄长廊的等待

月光下呢喃的醉语 与晨曦里奔跑的斜影 那么芬芳，雪白，耀眼，辽远…… 如同盔甲 抵御着我这些年的沉默 和一些时间的漫长 而今，却以一株菜的形状 遥望远方，热泪盈眶



白云湖 投稿信箱:592539273@qq.com

栏目主持人 陈静芳

人人参与环境整治 天天享有健康生活

美好环境来自我们每个人的珍惜与维护